泊鷗山房集

泊鷗山房集卷一

會稽　陶元藻

序一

肇慶府志序

韓嬰有言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司馬子長云前事不忘惟後事師此紀載之職爲綦重而志之所由昉也肇郡百粵咽喉實爲三江門戸粵西有右江右江至潯而滙於左江左江達梧復滙爲灘江以入封川之境其牂牁江又從滇黔來延袤奔騰經流四省亦入封境同灘江過圭頂山下又東流至羚羊峽而並赴廣州之三水歸

於海表裏形勝堂如奧如自經兵燹相仍沃野棄爲曠
土民獷雜處武悍難馴今者士敦於家農安於野淳淳
悶悶無所謂好則人而怒則獸者蓋
聖澤之涵濡久矣我
國家混一區宇聲教所至書壤轟皆奉朔暨於無雷犛
琛及乎日出亘古來未之有也洪惟
皇威遠播卽敘西戎迢迢數萬里外猶將繪圖稽攷備
採輶軒矧肇去京師僅數千里雖屌嶺東實惟中夏而
顧不能徵遺文蒐逸事抉剔爬梳補綴故簡揚休嘉於
此日乖懿淑於來玆非惟學人之寡陋抑亦守土者之

忽也世之稱郡邑志者輒比諸國史余竊謂史事宏而志瑣史例繁而志詳其於周官外史小史職方所未見者毋敝䕶於志乘之書凡山川土田兵刑禮樂人物盛衰徭賦盈虛無大無小咸資網羅夫節目疎闊挂一漏萬者無論已即挂萬漏一亦志與不志等故其事往往難之太守吳君感鐘鏞之巡豫也悲金石之漫漶也殫思竭智而修舊志其心可謂勤矣若夫諮訪者稽折衷掌故夙礪夙汰夙獵而漁底於有成克稱完善豈爲政之多暇歟何功之勤也仰見天子清問下民覲風釐政胥於是乎鑒而後之蒞茲土

者考鏡得失準古酌今議途有馬左旁可操所覗者在此所師者亦在此耳豈徒張皇該博摭拾浮華以誇耀於隣壤歟

重修惠安縣志序

憶余四十年前從先大父宦遊於惠惟時大父以滁郡司馬攝邑篆無多期而余年又幼未能徧覽川原之美人物之奇第嘗授書於鳴皐堂畔聞師長輒屢屢稱此地有名儒曰張襄惠心竊識之不能忘乾隆甲申夏攝令雪崖徐君招余論文官舍因假稅駕於螺陽乘少暇一陟科山摩挲蘆高士石刻若東南迴洛陽僩然慕蔡

忠惠濟川勲績終古如新然所謂九漁六城三寨有關於山海之鉅者仍未之一覯也去年秋余自劍津排纂事竣僑寓三山薇園楊君乃以邑志事屬於余余謝不敏冬始趣裝來然偶君博雅士也而邑之同事諸君子又皆賢而且勤并周知古今之務遂相商榷參訂凡土田戸口制度典章乘除因革之故悉蒐而定之計二十五門較前明張志紀載增十之七八而卷亦倍焉顧念

惠之志乘

國朝有事於此者凡三次皆道旁築室完善難求前朝黄志以續名編亦僅載其半其可以志稱惟張爽惠一

編耳夫襄惠至今一百五十餘載其名流詞客來往是邑者實繁有徒即邑之賢士大夫淹貫能文者又不知凡幾而姑俟諸飄蓬山海學殖荒落之人謬操鉛槧用覲厥成則余生平之一至再至以及於三至者若與鳴臯古治夙有前緣而疇昔之神往心維於襄惠者固非偶然也

姚雨方印譜序

大小篆權輿於李斯趙高胡毋敬而廣其法於蕭子良李陽冰司馬承楨逮吾衍而始稱大備然秦漢時或施諸碑版或勒諸鼎鐘或鐫於戈矛或刻於印劵符璽不

必盡見於書畫家之私印也自魏晉以下臨池染翰者日多而篆刻之擅長於私印中者亦甚夥孔子論易則曰神而明之又曰變而通之篆刻雖小技亦何獨不然昔之懸鍼倒薤纓絡柳葉玉箸鐵線釵腳鼎足等亦不過隨其筆之所至刀之所加而稱名取類以標異於人開後之好事者必欲規撫形似取而優孟之是何異刻舟求劍膠柱鼓瑟即髣髴有成亦無鹽之對西子也不甚可哂歟雨方自幼通六書之學嘗風雨晨夕磨礲玉石至寢食俱廢其於諸家之老嫩生熟雅俗枯潤以及位置齟齬配合停妥皆能指其是非辨其可否而秦漢

間物眞與贋亦剖析甚精嘗酒闌燭跋輒娓娓樂談而不倦其於功也可謂專矣

國初周櫟園得此中三昧每言此道與聲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方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亦至明而印章方可繼漢文三橋善於追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力能自振猶未免太失於擬議夫三橋主臣之譜譽重南金已與刻舟求劍者有間而櫟園猶有微辭況未窺唐宋元人之門戶者又何足論哉今年春雨方以印譜成冊余一言以弁其首余惟雨方漁獵典墳汲古惟修能以詩古文表見於世篆刻特游藝中之餘事耳然其

於篆刻苦心孤詣已歷數十年使從此變而通之神而明之至肱三折丹九還之候又安知不駕三橋主臣而上也

張南坪詩集序

詩爲性情所寓而非發經籍之光得江山之助非積數十年考稽閱歷不能爲功蓋詩境之深往往與齒俱進所謂老去漸於詩律細者是也維城張君乾夫胸次洒落益以卷軸撐腸下筆彌著滂無涯涘膺乙卯京兆賢書居京師公卿多器重之敦槃詩酒之會無虛日既而得一官以去殫心政事出其餘力寄情風雅官日尊詩

日積裒然巨集刊以行世故其著作出於宦遊者殆十之八九云昔供奉由襄達沔少陵入蜀入秦昌黎奔走於秦嶺藍關子厚羈迹於愚溪鈷鉧詩卷靡不雄渾深刻長留天地間乾夫自燕赴閩自閩移粵又自五嶺重至三山帽影鞭絲煙雲擁拂與古人何異然李杜韓柳猶不免流離遷謫之感乾夫生逢

盛世賡揚太平屢邀薦剡不數轉而爲鹽司如駿馬走康莊鴻毛遇乎順風者三十載宜其詠歌多舂容大雅有和平之響而無激楚之音也夫善詩者不必優孟前賢善論詩者亦不必自立門戶乾夫老於吏尤老於詩

故或煉或醇有華有實詩境之美非一言可該而稱乃知十八體皆可參觀而歷下竟陵各泥一偏之見以相衡者詎足語詩之道哉

秋佳詩鈔序

兄長余二歲自幼俱耽聲韻之學余方習舉子業勿遑專攻而兄以羸疾亦難暢所欲言然藥鑪之沸少間未嘗不吟吟則余未嘗不和也年二十五疾始瘳與余同讀書於西湖之愚菴二年雨夕風晨則閉戶分牋天字晴明即攀蘼蘿泛舴艋筆硯相隨咏歌不倦嗣以試事寓郡之快閣神洲禪院動輒三兩月或半載率以賦詩

爲常及余餬口嘉禾姑孰每歲暮必歸嘗塵務冗雜亦必搆一二十首以相切磨得驚人句輒浮大白以賞之蓋三十年中雖不能如晉之機雲宋之軾轍言可不朽而塤箎叶應之歡觴咏追隨之樂想古人亦不過如是也自乙丑丙寅歲先君與先大父相繼見背此事遂廢明年余臥病兄謀衣食於大梁及明年余走京師嗣是輟酬和者凡七載既而兄亦北遊遇於春明市上旅店燒燈歡然相得檢尖叉競病之韻而重押之無日不擊鉢步松各矜嘴爪或題於壁懶付鈔胥或書於便面即爲人取去故多散失而猶有數章見諸集中丙子秋兄

湖江漢以西攬晴川眺黃鶴轉躋岱峯望月出更赴登
州觀所謂海市者又登涉匡廬彭蠡乃歸余則之粵之
吳之閩轉蓬靡定分手背面遂十有三年以至於今矣
而秋佳詩忽從故園來屬余删訂而序之余受而讀焉
前七卷則余所已覽者也後八卷則余所未覽者也其
取材鑄格於漢魏六朝韓杜諸詩雖不規撫穿穴顧論
其氣體樸老似遂夫眞率似香山曠達似東坡而寫景
之妙則逼肖於放翁余往時在邗江寄兄詩云那堪種
種無多髮不是窮愁卽別離此言已十載今余未歸而
兄又有西秦之役非獨愚巷快閣之樂邈不可追卽欲

如春明市上醉賦唐花之日已恍如隔世而種種者將全禿正不知聚首何時也可慨也夫

張雨村湖上遊草序

憶往時余與厲樊榭徵君魯秋塍庶常暨王穀原金壽門施竹田會賦詩棲霞嶺畔而方外之大恆巨濤亦嘗相過從酬和匆輟蓋已閱三十餘載矣其間余以奔走衣食之吳之燕之粵之閩不至錢塘門外者二十一年昨歲葺廬數椽於西湖北山下林岫依然煙波如故惜厲魯諸君子凋喪無一存者已不勝黃公酒壚之感世雖竹杖蹁躚獨行樵唱漁歌誰爲互答而雨村張君適

從石梁觀瀑歸夫石梁為天台靈秀處天台必捫蔦蘿披荊棘幽剔窠搜方覽其勝若西湖則異是一出郭而巖壑流峙魚鳥浮沈叢樹穠花之掩映千態萬狀畢呈心目開伸紙吮毫無非妙諦使賦詩者猶將搔首攢眉李鍛月鍊始能成章則興會無天機亦淺而邵以縱逸不羈之才得川泳雲飛之致淋漓傾寫莫可終窮而脩寓於台三竺六橋轉同鄰舍忽忽仍挂帆東去今春復返於杭出湖上遊草屬余為敘果強半皆去年湖中句也余惟昔人論詩司空表聖主神韻嚴滄浪主趣味高廷禮主風格作詩者豈能兼有其長然亦不必兼擅其

長苟具一端已足掉臂詞壇以自鳴於天下余結習未消雖間作候蟲之語顧老且病欲如三十年前摩旗登壘鬬險尖叉百石難彎徒慙魯縞而以心如廢井復待雜誦新詩是又獲益於湖山縹緲之外者已

葉近光春花詩序

昔靈均作離騷寄託於美人香草而司馬子長以其怨誹不亂同於小雅稱之雖然謂怨而不亂則未離乎怨之說者存也義山爲令狐相公所擯因有碧城無題諸什纏綿悱惻婉麗絕倫而未能忘乎其情仍未能忘乎其事蓋激楚之詞易諧歡娛之辭難工由來舊矣天下

文章之士不見知於有司與不得於君不得於相等耳
靡不託物興懷自寫其骯髒不平之氣甚者拔劍斫地
有激昂而無蘊藉其次則如鴈語如蛩吟淒切終宵大
都變徵之聲雜以商羽使聞者心振蕩而不怡近光看
花詩一編成於棘闈失意後而偏能和其聲以被一時
之岑寂濃抹淡粧香生十指宛入韋曲杜陵韶光滿眼
其有觭於世俗之多怨而爲之興抑性使然與胡爲落
孫山之詩反同歌鹿鳴之樂也今近光登鄉薦已數年
矣惟不怨於不遇故終於遇從此將無往而不遇他日
鑾坡鶴禁珥筆賡歌鼓吹休明潤色鴻業繼響靈臺辟

雍白雉諸篇以鳴一時之盛者已基於此豈獨二十四番風信中矜賦物之工而已哉夫手揮目送此無意而有意者也雪泥鴻爪此有迹而無迹者也至於栩栩然蝶蘧蘧然周此又意與迹兩忘而渾乎莫辨者也得是解者始可與論詩始可論近光春花之詩

沈南汀詩集序

詩以道性情無性情卽無詩矣而人猶詡詡然張頤哆口自矜其詩人亦共稱其詩者俱非詩也然三百篇之什皆擧詩中一二言以爲題是詩先而題後也權在於詩故其抒性情也易後人必命題以爲詩是題先而詩

後也詩爲題縛故其達性情也難夫呦呦者鹿和其羣
嗷嗷者鴈哀其志推之凡以脰以注以旁以翼以股以
胷者之鳴莫不有雌雄相應同類相呼之致非徒以聲
韻悠揚短長高下使人傾聽而已而謂人爲萬物之靈
反不若物之能率性緣情失音窩壞何其謬歟南汀沈
君懷才績學壯盛時欲挾鵾鵬而翔六合顧耿介孤高
不肎喔咿嚅唲以取媚於人世北上京華不得志復南
還屢踏省門於千佛名經終無所遇迨中年以後遂絕
意進取漸與泉石相親於南山之下嘉湖之濱築竹屋
三椽樵籬一折雜植楊梅桃柿之屬朝鋤暮灌不知老

之將至雖年與例符司諭箸溪非所願也隨與所至凡生平兀奡崚嶒之氣常見於詩晦盲否塞抑鬱無聊之狀亦著於詩即其侶漁樵狎魚鳥放浪於山顚水涯之趣亦無一不洩於詩不襲美於前賢不乞靈於叢簡辭屏側豔語刬浮艽勿巧勿猥游心於樸何其性之摯而情之眞也往年南汀與余兒廷珍仝以明經發知於毘陵錢文敏公友誼殷拳原殊踈逖矧謬以余爲識途之馬時相過從每歲果熟山莊必邀遊覽曰沈李浮瓜不減南皮觴詠故知其工詩也久矣余嘗以無性情即無詩之說勖同學諸君子今潚南汀之善發其蘊而申論

之世之擁被撚鬚悟此中之三昧者應不以余言爲迂
濶之談也

沈南汀集陶詩序

集詩之例肇於宋初至石曼卿名始著迨王荆公繼之
其道遂盛行於天下家令彭澤公之詩世競以自然稱
之豈知其修飾之功雖季鍛月鍊者勿能道也夫修飾
至則吐屬雅吐屬雅則對耦工好事者卽欲東西易位
後先倒置以顯厥移雲就壑之覩而慘淡經營難施其
巧故古今來和陶者多集陶者不槪見南汀沈君沈酣
於彭澤者久偶撮其句之佳者翦裁而變易之參互錯

綜濁手成趣得若干首如膠之粘如漆之㴱如鹽入水之化於無痕如大匠之攻建居廬曲直方圓不煩繩削而自合非特慕彭澤者幾疑彭澤之自爲使彭澤泉下猶知亦必不怒而喜焉謂此後起者同心之語果穆然如蘭也少陵云裁縫滅御鍼線迹斯之謂矣

莫石池遺集序

人生富貴利達莫非過眼雲煙卽鋼骨南山亦終爲塵土惟發爲詠歌有合於風人之旨者可垂千百世以流播於無窮今年冬余訪友人莫琢齋於城南水榭琢齋出一編示余曰此吾石池伯兄所遺詩卷也鋟有日矣

請君賜一言弁諸簡首余聞石池賦資聰穎善讀書尤耽聲韻之學不幸天亡年纔二十有八嘗與周徵君西序合刻曉劍堂集問世夫西序以能詩名其倡酬之侶吐屬皆不同於凡近因取琢齋所授者廻環三復求其雋句而雒誦之念初盛風格如海外三山可望不可即欲窺中晚唐南北宋門庭近日詞壇亦寥寥無幾盡揣摩試帖者峩冠博帶浮豔是趨滿紙陳言性靈汩盡其沈淪窮巷之士又拔劍斫地聲激烈而不平風雅一途漸漓漸遠石池毫端清湛能擺脫世俗腌臢雖布衣終牖下不無愁苦之思然寄託情深慨嘆中仍含蘊藉可

不謂蕭邑中之佼佼錚錚者歔嗟夫人以亡而增感物以少而見珍使操觚者尚在即平時所著散逸多篇亦何足動人深惜顧臨此區區於木拱墓門之後則隻字飄零皆昌谷囊中嘔餘血液較諸曉劒爲尤可悲也當西序徵車北指時咸謂扶搖易上詎料一蹶不復振遽暮年牢落無聊與不永其年者何異且西序之卒也後石池數十寒暑遺篋中豈無殘鱗片羽未聞有謀剞劂而繼前編者今石池以六十餘載長篠陳人猶有白頭昆弟抱痛鴒原纏綿悱惻命其子若孫續事雕鎸俾完手澤於戲石池其不朽矣

包卽山遺詩選序

士君子懷奇負異勿獲見遇於時乃發爲詩歌以寫其抑鬱不平之氣亦庶幾後之見其詩者有其人也詎料方及百年而簡斷編殘沈淪渙散人雖欲嘗其一臠半豕不可得余蓋於卽山包先生而有感也先生諱秉德字飲和號卽山爲懷宗時名諸生棄去復徵爲郎

國朝定鼎初與沈禹錫毛奇齡蔡仲光四人爲友皆博洽華籍雅善文章一時有包毛沈蔡之稱厥後奇齡應博學鴻詞試選授檢討而先生與沈蔡二人各貧困無聊偃蹇終身而死禹錫善病且早卒著述本無多仲光

族大而繁有講求風雅者各寶其集而藏之奇齡門下士甚盛抔土未乾鐫刻已備傳播徧天下獨先生後裔式微又無宗族門弟子網羅闕失其悉飽蠹蝕而朽腐於風雨廬中者固無足怪余數數詢邑之言詩者輒以不知對嗟夫既無所見矣而隨聲附和猶曰包先生包先生其不至捫籥而為日也幾希矣王子香泉得其寄草蟲吟焚餘滌餘影語無邪集擊劍聲雲峯詩草凡八種愛其豪縱而病其不純屬余芟定之按諸詩多愁苦之音鑱刻生新直摑孟郊門戶間為溫潤亦猶勝皮陸一籌然求完璧十無二三昔昌黎謂樊紹述詩文不煩

繩削而自合余竊謂先生之詩必煩繩削而始合而惜乎不能繩而削之以終老也豈非才人一憾事歟今選存七十七首香泉手錄藏諸笥旋付剞劂公同好焉余蓋不忍其瑜爲瑕掩故大雅厥蕪以致披沙之揀第未知長逝者固甘割愛與否而竊嘉香泉於響寂音沈之下能拾其遺又欲擇其尤以昭示後進則有功於鄉先輩者豈淺鮮哉

讓卅春秋體例序

經史爲儒林根柢而惟誦芬先人克世其業者立論不復與俗流等曩者吾友郭紉山以曾大父有晉書摘謬

一編遂取房楮輩纂修僞史敗弦而更張之作晉紀六十八卷後爲　四庫所採光昭秘府余嘗縋之家小阮讓舟斂於爲學父器之父篤好春秋授以四傳合編若干卷逮病不能起猶以十二公時事支枕而談娓娓不倦讓舟謹誌不敢忘今年春以已所著春秋體例由金陵寄余乞一言弁其簡端余喟然曰嗟乎讓舟可謂孝矣過庭之訓習於平時遺命之遵見諸鉛槧視幼山之遠宗其祖者繼述尤密而勤不朽盛業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觀讓舟之書不僅言報應也顧自序若意專在報而人亦交稱其論報者何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讓舟亦猶行懼之法也第聖人懼人以惡人之名讓舟懼人在惡人之報夫報之遠者數世近則數年甚且及身而報焉一言報而惜身之心有更廹於惜名者不觀晉孟德乎嘗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則名之壞也固甘心矣及其造塚爲七十有二以惑人之心目蓋自知積惡已盈仇人接踵恐不報於生前者尚圖報於死後也讓舟發前人未發之蘊歷舉二百四十年殃咎循環毫釐不爽使千載下之悖逆貪淫踰閑蕩檢者莫不氣沮而神驚惟報之迹著斯惡之技窮而懼之法亦於是乎備讓舟宦江南有年矣於案牘勞形之暇

含咀經腴爽然成集苟非家學淵源何由致此昔吾以
幼山克紹前徽用申嘉歎今不圖能讀父書者之猶有
吾家讓舟也詎不快汲古中人之固多能事歟至於天
道自然之說讋讓舟書者言之詳矣余勿復道

懷清堂隆萬文選序

世之操觚家好矜才使氣盡破其籓籬以稱快於一時
故見夫放縱無紀律之文輒作江深五里海深十里之
歎轉相倣慕靡所底止而於先民矩矱反笑以非迂則
淺是非後之角立智刃愈於前人也葢法之不明久矣
明自守溪爲之先荆川繼之而法脈已備然猶未盡其

變也得震川思泉周望玉茗諸公後先增益穿穴雕鏤横鈎竪貫而法於是乎神明故言法者必以隆萬爲歸也嚮者與碧論交專奉天崇雅不喜化治正嘉諸先輩而於隆萬亦畧之謂其味同雞肋至義門遴甚始有選本薈萃其美以行諸海內爲後學津梁者幾數十年今年春孔茹湯君以懷清堂隆萬文選句余爲序因覩其凡例曰高華警快開後學之心胷善哉言乎夫以隆萬之文而目之曰高華其誰信之嘵夫此乃湯君之所以深知隆萬也而其苦心孤詣爲是選以砥狂瀾之倒者豈淺鮮哉昌黎曰易奇而法法也者雖聖人猶不能離

之矧區區時藝乎使自恃其才與氣肯俯而服之庶
不至主客易位宜東而轉西謂南而反北也歟是爲之
序

秀山汪氏墓圖序

余嘗閱楊筠松撼龍經立錐賦以及廖金精泄天機劉
秉忠平沙玉尺諸書始知形家之說廣大精微媿以貲
性魯鈍莫窺門戶而登山臨水心焉慕之每過諸舊家
先壠有氣象殊凡者輒爲之徘徊眷戀而不能去秀山
者汪子龍莊葬其尊人兩有公地也公爲淇縣尉有惠
政元配方孺人以賢稱繼配王孺人側室徐孺人以節

著同瑩於斯龍莊為徐孺人所出讀書成進士克修芧
職會請
旌雙節於
朝事詳少司馬周公所製墓志撰以孝子葬親之誠合於福人福地之諺則墓門三尺土其爲越中吉壤也可知昨歲春龍莊出示秀山記句余作秀山圖余曰吾聞其美矣惜未見其形夫古人有愛山水作臥遊圖者不過供目前玩賞具耳增一石不爲多減一水不爲少若堪輿之妙龍有起伏穴有偏正砂有微顯短長水有去來順逆差釐毫而謬千里使僅以人所云云者刻畫崖

竊恐談日而捫籥幾何不爲郭宏農所笑也踰年未之應今年閏夏龍莊別倩人繪圖復屬余爲之序其有所見而爲是圖歟抑因所聞而爲是圖歟以余所聞秀山之地發頂有三節天星崢嶸突兀落脈有九重珠泡曲折參差據所聞以求合於畫疑猶未備焉況欲悉符於所見哉然則是圖也吾尙能爲之能爲之而不爲則吾之負龍莊深矣然寧不爲其所能爲以負龍莊終不敢爲其所不能爲以負秀山雖然圖固未嘗無龍也未嘗無穴與砂水也況過峽開帳不蔓不枯界水羅星有原有委其局鴻朗其氣清疏筆墨之秀與山名適相當耳

不拘拘於見聞之跡則即此範水模山奠安魂魄亦誰曰不宜或曰天下之境有見而繪之相肖者有見而繪之亦不相肖者夫見之而仍不能肖之則信乎形家之地非繪事所能傳雖董巨再生倪黃復起亦難盡所長而余今日報龍莊求序之請者即以了龍莊乞圖之願可也

唐詩向榮集序

唐人應制應試詩最聚而佳者殊不多得蓋繩之以法律惕之以忌諱困之以寸晷風簷是猶太行巖𡵘羊腸屈曲而欲施其控縱馳驟之技雖渥洼神馬無以見其

長也雖然爲此詩者亦有道焉曰清曰雅曰切得其道
即急就亦有名篇失其道雖倖獲終非佳構故有素以
詩名而工爲是詩者亦有素不以詩名而工爲是詩者
第工於一日工於一題使異日易題爲之而工者又忽
拙蓋作者每狃一偏之論以求合於體裁是以下筆輒
重濁而不靈而俗響浮言層見疊出則甚矣應制應試
詩之不易佳而佳者之洵難多覯也余偶取向日諸家
選本而删定之務求合於清雅切之道而所存已覺幾
希矣及讀三唐頌烈紀恩出使扈從鋪張禁掖贈答公
卿之什因穆然思四牡皇華江漢常武諸篇與夫崧高

之稱中伯闕宮之美會侯莫不詞有體要氣近高華豈

與黃鳥乘舟絃哀節促蒹葭樂淵託響飄蕭者所可同

日語哉故仍即以應制應試詩之例決擇而淘汰之得

若干首統名為朝堂襍體詩以附於後云

越蟄見聞序

昔范寬善繪其於前人名蹟見無不橅橅橅不肖而猶

疑繪事之精能不盡於此也喟然曰吾師人曷若師造

化閒終南太華峯巒最奇遂卜居其閒數年業大進名

聞天下吾越千巖萬壑賞重長康雖不及終南太華之

奇而蒼秀幽深實鍾靈於造化宜生長是邦者書自殊

於凡近也如陳閎孫位周珏王晃徐渭陳鶴祁豸佳陳洪綬姚允在馮肇杞輩數十人軼倫絕羣姓氏固已赫赫耶人耳目若其次焉者或專精水墨或偏善鉛華或技雖工而名不出於鄉里或蹟尚在而人已忘於百年或別有令聞而畫筆反爲所掩或終身流寓而故國罔知其人授受模糊淵源莫攷其湮沒於遂戶紙窗豆棚瓜圃狐兕山邱者不知凡幾余甚惜焉爰從魏晉至於我

朝其輯得若干人析爲三卷聊慰表揚桑梓之懷焉秪媿淺見寡聞尚多挂漏有同志者搜剔遺珠殷然告我

則是編亦發凡起例之意云爾

珠江集自序

遊弗紀詩與不遊等遊紀詩偶然之遊與盛遊等余嘗歷吳楚齊魯燕趙韓魏者十有八年倦遊矣而復至五嶺之間見夫山海雄肆林壑峭異欣然如有所得若乃風雨蕭摵懷舊思鄉憑弔古人韓蘇羈旅輩未嘗不感慨係之情生於遊詩生於情而性自寓不求工也亦遑計其拙茲編所載不始於粤不止於粤而莫不因乎粤故辱珠江之名以名吾集焉夫粤之遊曾無異吳楚齊魯諸邦之遊第老嬾無關心且以久役風塵學殖荒落

亞不自知遊粵之詩與遊吳楚齊魯諸邦之詩其功力
進退又何如也

清暉山房集卷一終

泊鷗山房集卷二

會稽　陶元藻　鳧亭

序二

重修族譜序

吾宗之譜自康熙癸巳重輯以來迄今七十有二載族之長老咸謂此譜不修則前所續者緒將斷矣斷則難於復續曷若亟為續之俾無中斷而後之續者且無窮然必周知古今而達於詞者能肩其任遂以命藻藻謝非其人不獲命廼諏日吉薦馨廟楹畢集六支懿親子姓以告於　祖妥與厥事罔不肅將竊惟

聖朝休養恩深滋生日盛數十年中吾族之少而壯壯而老樂樂利利享昇平歲月者應不下數萬餘指翻我祖宗世世以積善相承佑啓厥後視當年編纂時有增一二世者有增三四世者繁衍椒聊此又必然之勢矣顧任其雲礽茫昧昭穆溷淆是亦講求親睦者之羞也若夫潛見殊途代生賢哲闔門貞淑世豈無人而未聞崖略曷表幽微俾與鴻爪雪泥泯無留跡不能推廣先人裕後之意以仰慰於在天其何以敎孝敬此譜權輿於克齋公繼以文簡公逮虎溪公總其成而別類分門發凡起例稱大備焉雖文人識見去取不必從同隨

時制宜因創原無成格翁以樸儔存齋二公尙不欲變易舊章余小子何敢改茲更張以蹈無知之妄舊譜十七卷譜條爲三十卷畧於昔者補而詳之得於今者益而聯之仍以虎溪公名升於簡端則猶然述而不作之義也茲編肇造壬寅竣於丙午始議斯舉迺捐之族祖從周叔氏暨楚材繼可兩昆弟而殫力贊襄共司厥事者先後凡十有餘人不備載云嗟夫天下事歲遠則荒地遠則窒族之散處燕豫齊晉楚粵蜀黔者道隔數千里音問不逮故鄉者數十年冠婚壽夭傳信傳疑抱子抱孫無由考索延竚靡已徒滋厥支而藻三閒老屋偃

息湘湖復以耆齒衰頹謬操鉛槧勿獲與擾中伯叔兄弟家訪戶稽蒐羅商榷此中舛訛挂漏固知遺憾良多惟望後之君子有事於此者補吾失而釐正之則厚幸焉乾隆丙午孟夏十六世孫元藻拜手謹書

陶堰墓地祭產攷序

松楸先壠百世難忘而紀載未詳則變易滄桑安知十字殘碑不與池灰共黑哉無田不祭自古爲昭舊譜云載之簡末者所以杜豪右之內侵家賊之外獻善哉言乎何憂深而慮遠也今自康熙癸巳後皺於平原闕阜者復纍纍相望而南阡北陌亦歷有可稽爰列之以補

前人所未逮第七十年前土田之利已僅留十之四五烏衣舊燕飛入誰家實去名存能無感慨而仍不敢芟薙其名者蓋亦魯廟餼羊之意云爾

族中節婦傳序

余嘗讀栢舟黃鵠諸篇而不禁慨然也婦人結褵未久遽喪所天即家道素豐隣里少狂且之跡家庭無奪志之言而一室鐙青煢煢影子遺孤在襁存趙匪輕欲使數十年一片冰心等無波古井豈易言哉豈易言哉舊譜云歲月稍久衣食稍滋殖與夫無强狠倨奪而稍得自繇者盡置之故所載寥寥不多見余甚惜焉今

天子維持風化凡孀居年例相符者俱得上邀
旌獎初不區分貧富亦不必有見偏不從之事而家乘
所錄反如是其嚴何以廣
朝廷褒節深恩闡吾族閨門潛德哉爰據聞見增輯備
端俾空谷芳蘭庶不萎同蔓草其賢媛傳中有守節年
歲可徵者悉改歸本傳亦惓惓激厲之意云

重修滁陽陶氏族譜序

族之所以統同辨異啓後承先者皆著於譜故世家巨
姓莫不有其書而世遠年湮匇匇至編簡凋殘有夏五郭
公之感其後起者復闕而無可攷則與無書等君子傷

之滁陽家護泉先生以予諸生出宰閩中賢餘之稱見諸民社而於宗族之事猶惓惓不忘今年春以編纂譜乘屬於余余不敏忝依族末義勿容辭乃取其故帙而攷訂焉夫龍門作史綜括數千年天下之事非區區家乘可比蘇子瞻猶以其輕聽俗說紀載失實譏之顧此本支先代邈爲何世祖屬何名竟以附會之見訛以傳訛則舊譜之失一族凡幾支支凡幾代代凡幾人茫無統系使觀者目迷則舊譜之失二立傳以揚扢前嶶愈巖斯其人愈顯乃以碌碌無奇節者輒爲篇述芳蘭蕭艾溷跡徒多則舊譜之失三語云琴瑟不調當改弦而

更張之滌之譜毋乃類是余會稽譜自兩淮都轉家尚白先生纂後將五十年其間宜補宜續者甚夥往時族之思成東溟立天諸先輩會與余商榷於稷山卅次今諸公相繼以歿而解囊修譜者迄無其人大凡公家之務有志於此者既力有不能而力能優爲者又輒視爲無益身家之舉託諸鼾睡中遂使遠近尊卑竟無徵於杞宋吾故不以讓泉之能修厥譜爲可幸而以讓泉之肎修厥譜爲可嘉也譜四卷名則從增文則從減兩閱月乃成顧念滌譜自前明以來經四五公之手雖不沿襲其例而余獨改弦更張一變從前之例然則余之僭

妄多矣

蕭山金氏族譜序

余嘗謂治譜之道族繁則淆之弊甚於漏族衰則漏之弊重於淆而其類皆由於創始蕭山金氏不一其族惟肇基於鄭氏花園者有聲顧家乘尚無定本其人或流寓關河或夭亡少壯或湮沒於屠販耕漁老死荒邨窮谷舉族無聞者又不知凡幾誰能以四百餘年之椒聊瓜瓞燭照而枚舉之然則創譜難創今日金氏之譜爲尤難也少愚湘帆兩金君乃素亭司訓曾孫贈公信齋子也贈公彌留時幼不能授遺訓既長母孺人詔之曰

修族譜建宗祠汝父病既革猶惓惓於二者爲余言素亭公有志未逮吾又將謝人間事矣兒曹克奮立幸亟治毋相忘此汝父之命也兒其勉之越數載少愚補明經又逾年湘帆捧檄馳閩嶠少愚旁搜冥討櫛沐雨風不憚勤劬幾歷寒暑編得若干卷湘帆以俸歸鐫廼訖其世系斷者續缺者補舛謬者釐而正條條井井既周且詳少愚猶恐聞見未廣掛漏遺譏不伐不矜若僅等於發凡起例之籍可不謂賢歟昔眉山作譜未聞有祖父遺言躬持有服則親之論謂觀吾譜而孝弟之心油然以生少愚兄弟由繼志繼紹力行排纂是以孝弟之

舉族人孝弟之心不更藹然有餘慕哉

西興徐氏族譜序

姓以氏著氏以族昭其閒忠孝節廉之行或載諸史册或登諸省郡邑志乘而惟支派分合世系綿延非譜無由稽考焉盖瑯琊之王與太原有殊鴈門之郭與汾水又別而入世閒花草不得混於孤山梅樹枝者胥賴乎此唐時岑文本令狐德棻奉詔頒天下茂族九百二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餘家大都採撮譜牒甲第臚列閭人為國家鳴盛於昭穆相承之義毫無與焉故曰編族未嘗曰編譜自趙宋眉山蘇氏創修宗譜根柢蔓葉周

灼靡遺嫡庶尊卑釐然不紊然僅以五世爲斷取親盡則畧之意第思椒聊繁衍其不同高祖者仍僂無依據安知孩提之叔不呼爲翁耄耋之姪不稱爲兄甚至一本宗親覿爲陌路者故其時排纂諸家又變明允例而推廣之從始遷之祖爲始以下及於無窮譬諸徙駭胡蘇勿忘星宿江流浩漫有潛有沱而譜法於是乎備西陵徐氏於宋咸淳朝由婺之雙溪徙居於此瓜瓞滋生千萬餘指若西河若花園若板橋若驛前闕口皆其所析而衍之者舊譜權輿於前明永樂之初至我
朝順治甲午續輯增編巳四易其手甲午以來其曠而

不修者又百有數十年矣朝棟徐君以名諸生爲宗黨所推重與余族弟爐峯交最善今年秋將衆舊譜而重訂之介爐峯丐余爲序余惟西陵之譜泝源竟委有條有支總圖則專誌所生分圖則兼誌所繼前人紀載既精且詳今得賢子孫孝友敬恭譜爲繼述收其渙散辯其溷訛僞百數十年茫茫將墜之緒旦夕間梯棧鉤連鍼縷穿貫是亦承先啟後間一大關鍵也其志遠其詣閎其爲功爲最鉅若夫徐氏之先雖未嘗有華轂朱輪與漢唐之金許崔盧競誇閥閱而山澤公德性純粹實爲文靖先師洪烈公理學湛深曾作念臺高弟其他司

敘司訓接踵方多卓犖賢書一斑已見翊世敦禮讓代習醇良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克昌厥後高大門閭以為光譜牒者正未容以蠡管相探也

澇湖陳氏族譜序

治譜之道太上慮淆其次慮渙又其次所慮者在遺夫崇韜之於令公狄青之於梁國難淆也宜峻而別之京兆之杜郎杜陵之杜易渙也宜密而聯之既別與聯矣或幕以游或商以出久遊鄉井寄籍他邦遺而罔覺者比比復宜兼而補之故修譜與刱譜之得失同而功過亦相等蕭邑之澇湖陳氏其先河南孟縣人有諱芳者

宋建炎年間爲廷尉扈從南渡居杭之忠清里考生越
居相州越生彝歷江浙行省參議復居於杭又數傳後
觀文殿大學士忠烈宜中公以剛直被禍子伯玉痛深
不仕隱於蕭遂爲遷蕭始祖而族譜則剏於忠烈之手
逮明洪武間伯堅公復考核宗支重加編次者也今之
分布諸房守而勿失者卽伯堅公所遺舊簡綿延瓜瓞
雖亦各執丹鉛私爲增輯而緒本參差終非完善蓋渙
散荒蕪者已四百有餘年矣聲揚陳君富而好禮者也
奮然曰此譜不修將癈抱殘歲月浩乎無涯言念增華
杳無蹤事吾固知斯舉之難於蚊負也雖然吾憚勞誰

爲此者夫忠烈爲南宋名臣其治譜章程必善伯堅踵起未必遽變其初聲揚不患四百年前之無可徵而患四百年後之多未協其於滂湖一支相關尤甚敢以握管模糊者仍抱闕如之憾哉故吝爲網羅詳加排纂俾尊卑有級伯仲有序嫡庶有位溯者補之舛者正之譏生恒化統計萬有餘指莫不井井條條其克詔忠烈之餘芬而有功於宗族者如此他日者有輶軒賁臨過茌山之下訪鼎族而採遺文者卽此編爲太邱家之文獻可也豈不美哉是爲之序

張百斯六十壽序

生而不學與生而不好學者皆不如無生又何貴乎獲壽衛武公耄而勤至今學士羨之伏勝轅固生淹通經術年九十餘宋纖王昭素篤學不倦年俱登七八十或云公孫宏應賢良文學之詔時蓋六十云余生平嬾於學輒與好學者游而海內勤學之士亦屢屢樂與余論學所交近日知名士大率齒茂者學深自五六十至八九十歷歷可指而其性情頗相符訂交最眞且久者莫如桐城馬湘靈山陰張百斯湘靈長於古文兼通舉子業百斯工時文而亦不遺於古皆鬱鬱不得志潦倒困躓於場屋者各有年前年余遇湘靈於平山堂下湘靈

曰吾明年夏五乃六十初度願子一言以爲吾志諛詞勿取也爰賦七言長句備述其學問淺深之故與夫一切骯髒不平之氣湘靈且讀且舞回憶十五年前仝望黃山登九華弔古於瑯琊鍾阜浮江淮泛泗潁河濟汝汶以招邀友朋絡繹敦槃意豪氣盛自謂千佛名經一蹴可至曾幾何時湘靈鬢毛盡禿余髮亦有一莖兩莖白者所謂捫天捧日等狀已不復見諸夢寐遂相與欷歔泣下而幾忽忽焉忘百斯之年已六十也然則百斯之感慨槩可知矣世之祝嘏者太上身居尊顯家積黃金其次內助賢又其次子孫衆多今百斯之所少者僅

富若貴耳下則戚備為鄉人之不富不貴而獲家庭之樂者亞聯不必百斯亦不必余之壽百斯是則百斯之不虛所生者所恃在學不在境也明甚內助賢而子孫盛倘不足羨何況富與貴百斯可以壽矣余還將持此語以壽湘纖少陵之言曰老去漸於詩律細惟文章何獨不然二十年前百斯之文已能自立門戶不與俗味同酸鹹既而清微淡遠漸近自然昨歲余自邢上歸出其文示余則純乎古矣公孫宏以學業始以相業終而天於百斯若欲其終老於學者使他日臻衛武伏勝輭固生輩之耄且耋其造詣當更不知何如也

來暘谷七十壽序

人之年壽隨天地氣運爲盛衰三代以前其氣隆茂敦龐礴礡而鬱積廣成籛鏗之輩固無足異也秦漢時如李充張蒼商山四皓者鍾鍊猶多自魏晉至隋唐天地之氣已薄故期頤之叟如隋珠卞璧可遇不可求即𦒿耋與耋者亦數百人中得其一二而惟居心樸厚砥行醇良者爲能以德致福綿延貞固不踣踣於氣運之中暘谷來君與吾族有郗王之誼家冠山下來氏爲蕭望族多才能聰穎之士暘谷偏優於德不欲以智巧矜人家本寒素少壯嘗課生徒鄉塾閒以自活能文章屢應

韲子試無所遇既而益困甚遂棄所學走京師辛未歲
余北遊講學於耐圃少農之第嘗過暘谷寓園爐烹茗
慷慨談心每窺其語言舉止與世之出入政府工權術
享輕肥者絕異而涼涼踽踽宛如鶴立於雞羣以是心
竊重之往來者凡三載遂相別去明年暘谷以例館議
敘出尉於惠安而余復之趙之燕之吳之粵不通問者
凡九年甲申余至閩重晤於螺山官舍見其居官也敏
於聽政殷於愛民而老成鍊達凡上官僚友初下車者
靡不造門諮詢奉若南車之指世之履卑官下位者輒
援為貧而仕之說未免貨利攖心而暘谷獨廉介自持

不尚於取十餘年來宦橐蕭然仍淡泊如鄉塾師不知者以其拙於生財或嗤且惜而余乃益重其為人當賜谷自都門歸里登余堂拜余母而言曰吾鄉之姻戚朋友在京華相識者甚夥而正直端方使余欽服者惟篁村一人而已前年余游閩還蕭家人猶道述其語嗟夫江河日下古道云亡毀譽何常知心有幾以余之愚戇迂疎多不合時宜之行而賜谷偏謬許如斯然則賜谷之不與容容者隨流而逐波也更可知已今行年七十耳目聰明懸車猶未舉案有德趨庭有才兼以含飴摩挐幼稺非其醇樸性成何由致此余亦抱孫矣但不能

如暘谷之多且慧耳倘余他日得如暘谷今日之壽觴侑尊斝載酒湘湖顧以耳目聰明之語爲暘谷壽者還以自壽焉

劉章克七十壽序

晉時劉遺民與周續之及家令淵明公稱爲潯陽三隱當夫東林結社一十八人遺民復位居宗炳雷道生之右余輒謂卯金之後必有高曠之士肥遯邱園繼前賢芳躅者徧求之不易得今如先生者非其人歟先生世家梅溪劉於梅爲望族人衆而好學者尤多每學使歲科兩試案發弟子員殆居一邑之半先生以窮經敦行

爲諸生祭酒者數十年乾隆閒始與諸昆季徙居於椿城之桂枝里兩其宅而中實相通前爲南劒廣文贊峯先生者乃其同懷弟也嘗游都下聲振南雍子有希有科姪有藜孫本貽皆騰譽黌序樹幟詞壇雖言念西河不無所感而本貽以年少能文克繩祖武則崢嶸頭角亦足期慰於無窮先生天性誠樸復恬淡自適不樂爲城市中人因其舊莊在梅溪之六都故嘗偃息六都椿城之廬歲不過一至至不過數旬輒去與田夫野老課雨占晴當穮蔉時觀刈穫檢倉箱暇卽青鞵布襪走入普賢山寺中翛然忘返年七十目炯炯無翳猶能於鐙

下竅蠅頭細書步履如壯年幾不知杖爲何物也余游閩八年識先生者七載矣而本貽又爲余門下士可無一言以爲先生壽哉竊念余謫陬澨蘆有栖家令且與先生生逢堯舜之朝際昇平之世視昔諸賢所遭亦迥異而顧以一領青衫共落拓於魚鳥林塘之內簿書案牘無所勞形祿俸簪纓未曾入夢不隱之隱何隱如之翊先生時時欲學佛余亦喜談禪終當過梅溪同作十日游五日飲則今之晉賢卽作昔之廬阜東林觀可也特不知有遠公否耳是爲之序

何鏡江六十壽序

余兒子廷珍爲峽山何明之之壻明之兄謙之弟濟之三人皆豪俠樂交天下士鏡江何先生由閩仕越與明之昆季聯譜訂交余因耳熟其名然未嘗面相識也甲申適有甬劒纂修之役來閩中始駕五篤過訪於無諸城下相往還者蓋四年於茲矣先生家素饒聞其少壯時居則駢闐絲竹出則車騎雍容一旦棄越中巖壑之勝挾貲赴銓曹求爲寧紹分司例不容他補遂僦居吳山以俟爲大吏以先生能將有攝篆之委初爲寧波別駕旋轉台州司馬又宰遂昌松陽兩邑所至皆有聲旣而署分司又攝秀水篆遂解組歸乾隆十六年

聖駕南巡奏委修除蹕道自杭城正陽門至六和塔計三十里伐石驅沙為功甚鉅不數旬告竣既縝且固砥如矢如復繪萬年長春圖以獻

天子覽嘉賜綵緞加一級二十年

鑾輿重幸西湖又賜緞貂等物非無知遇之隆而卒不能大展謀猷置身霄漢豈有數存乎其間耶及挂冠後囊橐蕭然庭蕪不薙世之人以貧而仕者先生轉以仕而貧也今年秋為六十懸弧之壽偃息三椽非復昔年舊第差池梁燕飛入誰家不獨官閣梅花已託南柯一夢即未出山之歡場豪舉俱杳不可追而先生處之泰

然絕無榮悴升沈之感可不謂難歟且其子若孫皆自
食其力而先生又能飲能奕能詩尤長於畫山水宗法
大癡參以梅道人人有求不輕與餽以酒便欣然展紙
是亦足以娛老矣十數年來明之仕粵西濟之仕粵東
不知其案牘簿書閒勞逸何似邇歲謙之年踰六十余
命兒子致書賀之雖其冠蓋賓朋稱觴介壽較[?]退休林
下者爲特盛然謙之以諳練河工受知
聖主故仍理河務矧[?]大梁中丞素兼提督軍門封疆責
重盡瘁不遑業業兢兢猶恐或墜則反不如先生之退
休林下一觴一詠不衫不履曳杖於竹坐盧[?]薰[?]之際者

更爲倘徉自適也

謝宜溪令尹暨配陳孺人六十雙壽序

嘗讀三百篇之什有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而頌年壽者極於南山論笄珈者期於偕老余謂人閒必兼茲數美庶見天錫純嘏之懋而往往不易於相兼閩清邑侯謝公世家江右徙居衡湘其高祖以上祖孫父子三世成進士曾建叢桂坊以榮其里公勤學夜讀往往至曙室內陳孺人紡績亦如之既冠補弟子員癸酉以選拔登賢書文譽騰於三楚家貧傳經黨塾漸及茶州攸縣善化諸城鄉復講業烈山昭潭濂溪作諸山長凡二十

年生徒多所成就所著能羽翼經傳其於學也甚邃丙
戌以揀選來閩初爲長汀丞旋牮永定不數月幽滯畢
達囹圄一空又轉淸流彌勤撫字遞下車閩淸用前能
治其境未三年報最民謳之其於吏也甚循當公爲館
師家政悉孺人所理以故來鹽瑣屑勿淵於心昨秋由
楚中來旣貴不驕侈豐克儉鳴鷄戒旦黽勉同心宛然
紡績當年與誦讀聲鐙相映也今辛卯春公與孺人皆
年登六十邑之父老士大夫持牛酒叫驩走賀乞余文
用昭厥德導揚휴休竊謂世稱伉儷之美者輒曰梁孟
然官廚與冷虀不倫不倫則泛又曰劉樊顧夫婦神仙

今古罕見罕見則訣毓顧賢令尹勵羔羊素絲之節常得犢繭蕕蘩之助正位外內矜式邦家壽考康寧俾臻多福此則躋堂者纏綿輸獻之意也夫

劉母池太孺人七十壽序

昔孟母以三遷卜宅陶母以翦髮延賓至今頌女德之賢重慈幃之教者必推乎此然俱未聞以壽稱惟張齊賢之母旣敦壼範復享遐齡老福之語褎從天降蓋德與壽兼爲自古所未有也閩淸劉母池太孺人爲前廣文寶峯劉先生之配而庠生有藜劉君之母也其先爲秦淮望族初徙於柳溪城市康熙十三年遭兵燹之侵

復徙邑之白雲渡遂家焉太孺人十歲而孤依母氏以女紅淑慎柔嘉饒有林下之致迨其歸寶峯公也敬事舅姑聿修中饋簪鐙佐讀內助偏多尤所難者嗣君有黎爲側室鄭孺人所生撫同已出然愛而能勞故母賢而子亦克肖處娣姒以和御婢媵以惠履豐若儉米鹽醯醬靡不周知門以內肅然稱治云壬辰十月爲其七旬設帨之辰嗣君包余一言侑觴余嘗誦詩至薄采其芹以及魯侯燕喜令妻壽母之句竊歎魯僖公德政之隆家庭之盛寶峯公秉鐸南劍與思樂泮水者何異焉太孺人相助鷄鳴聿昭象服十餘年來雖不獲與君子

並歌偕老而睢然鶴髮含飴弄孫則昔爲令妻者今爲壽母不大可慶歟坂中爲劉族聚居地有藪舊莊所在今遷第在榕城九仙烏石冉冉濟輿具紫房赤鯉之美襍駢羅絲竹之娛嘗膳減加春暉藹吉固不待捧毛生之檄始邨能養矣況夫有黎以壯盛之年爲諸生祭酒他日策名魏闕翱步天庭龍拜紫泥榮頒鵠板者正未有艾彼齊賢之德位安知不再見於越石之家而太孺人天錫純嘏亦且老愈增而福愈厚也是爲之序

馬母聞人恭人七十壽序

讀易至家人之卦有云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惟壹

德懿茂則家道克隆而士大夫之門婦職尤重故蘋藻
筐筥著美二南及覩西都新鄭閒復以昧旦雞鳴交相
警勉琴瑟靜好良非偶然也然婦道從夫郎文人形管
揚抎徽柔仍歸美於其君子此欲期內助者所以樂有
伉儷之賢而介茲受福宜室宜家早巳卜諧鳳凰于飛
和鳴鏘鏘之始矣恭人爲潮州分司鵠亭馬公配故南
寧郡佐書常開人先生愛女也世居姚江賢而且慧宗
黨推爲女宗公爲人縱達不羈而性又褊急恭人或佐
以縝密或濟以寬和故事無所僨而亦寡怨於人先是
公分符保安母氏韮太恭人因道遠勿能樂養堂迎板

與於官舍凡盤匜甘毳之奉晨昏定省之儀恭人是
職克恬以愉雍正七年公隨寧遠大將軍至西路軍營
籌辦芻餉前後七年恭人事太恭人一如公在保安者
既而公遷擢濟濼分司歷攝武定濟南守及東省鹽法
道篆太恭人始就養焉又仲子服官濟寧時往來於濟
署膺疾勿能起召恭人恭人命駕星馳歷四晝夜程遂
食不下箸寢不安寐至則太恭人撫之曰是賢婦也見
吾兒婦勝見吾兒矣爲之色霽其生平孝行類如此夫
古來稱嘉耦者冀缺以如賓之敬倡率於先厥後鮑宣
有桓少君梁鴻有孟德曜秦嘉有徐淑皆情與禮交摯

而龐公之妻以耽於山水爲樂山濤之婦以精於衡鑒見稱亦卓卓可紀者然不必皆生長名門遇人貴顯卽貴矣未盡履厚席豐而壽亦或修短不一致今恭人受魚軒象服之榮無饁耕井臼之瘁齊眉偕老扶杖婆娑豈非諸福備臻閨門盛事歟今年臘月爲恭人七旬設帨之辰冠蓋賓僚靡不頌揚懿淑稱慶德門貌見郄前二子頭角嶢嶢宛似元方季方侍立左右則此日之臨爐詠絮樹萱範於扶風者稱爲令妻壽母誰曰不宜

趙雨嵐七十壽序

山陰趙雨嵐先生年七十令冬誕辰姻族友朋將奉觴

上請致書於余乞一言以侑之竊攷其生平行事及所爲制義傳播海內之作知滋培根柢導養天和者道自有在則今之誇燿鑠仰達尊固非若鮮能薄殖者之所倖而致也先是戴庵公舉四子先生年最長仲叔早夭季爲母氏某太孺人所愛嘗析箸時田園廬舍甘以磽瘠自居而豐碩者悉讓歸於季曰吾母安則吾心安矣世俗重貲財輕恩誼平時手足纏綿一旦剖先人遺産較量錙銖致角弓之怨者比比茲則初無稍吝繼復能容翕協同懷藹然終始其於德也可謂醇矣弱冠補弟子員是時已山以先正金鍼度人吳下墨汀以聰明氷

雪雄長越中視世之掉臂文壇後矜觜爪者少所許可獨於先生器異殊凡等輟餐倒屣交訂忘年雖九踏省門終無干佛名經之遇然嘗眠食經史復漁獵諸子百家是以數益奇文益崢嶸高古爲諸生祭酒者數十年其於學也可謂邃矣家邑之安昌里別搆園焦峙六嵯峨數石藝花木而周遭之顏曰環梅小住疏影橫窗香盎几榻則林君復之幽棲也性嗜茗捋瑞草於卧龍掇雪芽於日鑄新泉活火蟹眼浮沈自辰至酉啜無算客至必暢飲稱善去自號醉茗山人則陸鴻漸之雅尚也配胡孺人以能詩有聲閨閫當未逝時輒與夫子切磋

聲韻之旨酬倡聯吟伉儷間自相師友則秦嘉徐淑之稱良耦而樂孔嘉者也此皆文人學士善[illegible]塵壒清福是娛而非潛德在躬者往往求之不可得易曰幽人貞吉貞正而固也惟幽廻貞貞斯吉先生又工指畫乘暇嘗用且園法能頃刻作二三幅古樹危峥怪峭萬狀爾宿意新其斯諧歟若夫神明不衰音吐鴻暢春彩一老少微與南極兼焉豈必洛下襄陽列簪組而登大年者始稱榮壽哉是爲之序